

淮陰鞠通吳氏著

溫病條辨

同治
庚午
六安求我齋重刊

溫病條辨序

天以五運六氣化生萬物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於是
是有六淫之邪非謂病寒不病溫病溫不病寒也
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發明軒岐之奧旨如日星
河嶽之麗天地任百世之鑽仰而義蘊仍未盡也
然其書專爲傷寒而設未嘗徧及於六淫也奈後
之醫者以治傷寒之法應無窮之變勢必至如鑿
枘之不相入至明陶節庵六書大改仲景之法後
之學者苦張之艱深樂陶之簡易莫不奉爲耆蔡

而於六淫之邪混而爲一其死於病者十二三死
於醫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說視如土苴矣余來京
師獲交吳子鞠通見其治疾一以仲景爲依歸而
變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於法之外而究不
離乎法之中非有得於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
出所著溫病條辨七卷自溫而熱而暑而溼而燥
一一條分縷析莫不究其病之所從生推而至於
所終極其爲方也約而精其爲論也闕以肆俾二
千餘年之塵霧豁然一開昔人謂仲景爲軒岐之

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時頗有志於醫
年逾四十始知其難迺廢然而返今讀鞠通之書
目識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啟其祕者不誠學醫者
一大快事哉爰不辭而爲之序嘉慶辛未四月旣
望寶應朱彬序

溫病條辨敘

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醫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於溫病者矣何也六氣之中君相二火無論已風溼與燥無不兼溫惟寒水與溫相反然傷寒者必病熱天下之病孰有多於溫病者乎方書始於仲景仲景之書專論傷寒此六氣中之一氣耳其中有兼言風者亦有兼言溫者然所謂風者寒中之風所謂溫者寒中之溫以其書本論傷寒也其餘五氣概未之及是以後

世無傳焉雖然作者謂聖述者謂明學者誠能究其文通其義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氣可也以治內傷可也亡如世鮮知十之才士以闕如爲恥不能舉一反三惟務按圖索驥蓋自叔和而下大約皆以傷寒之法療六氣之疴禦風以絺指鹿爲馬迨試而輒困亦知其術之疎也因而沿習故方略變藥味沖和解肌諸湯紛然著錄至陶氏之書出遂居然以杜撰之傷寒治天下之六氣不獨仲景之書所未言者不能發明竝仲景已定之書

盡遭竄易世俗樂其淺近相與宗之而生民之禍
亟矣又有吳又可者著溫疫論其方本治一時之
時疫而世誤以治常候之溫熱最後若方中行喻
嘉言諸子雖列溫病於傷寒之外而治法則終未
離乎傷寒之中惟金源劉河間守眞氏者獨知熱
病超出諸家所著六書分三焦論治而不墨守六
經庶幾幽室一鐙中流一柱惜其人樸而少文其
論簡而未暢其方時亦雜而不精承其後者又不
能闡明其意裨補其疎而下士聞道若張景岳之

徒方且怪而訾之於是其學不明其說不行而世之俗醫遇溫熱之病無不首先發表雜以消導繼則峻投攻下或妄用溫補輕者以重重者以死倖免則自謂己功致死則不言己過卽病者亦但知膏肓難挽而不悟藥石殺人父以授子師以傳弟舉世同風牢不可破肺腑無語冤鬼夜噪二千餘年略同一轍可勝慨哉我

朝治洽學明名賢輩出咸知泝原靈素問道長沙自吳人葉天士氏溫病論溫病續論出然後當名

辨物好學之士咸知向方而貪常習故之流猶且
各是師說惡聞至論其粗工則又略知疏節未達
精旨施之於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吳子懷救世
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學不厭研理務精抗志以希
古人虚心而師百氏病斯世之貿貿也述先賢之
格言攄生平之心得窮源竟委作爲是書然猶未
敢自信且懼世之未信之也藏諸笥者久之予謂
學者之心固無自信時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
竟無應病之方卒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

溺救焚豈待整冠束髮況乎心理無異大道不孤
一書一出子雲其人必當旦暮遇之且將有闡明
其意裨補其疎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壽者此天下
之幸亦夫子之幸也若夫折楊皇荅听然而
笑陽春白雪和僅數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
當世豈不善乎夫子以爲然遂相與評隲而授之
梓嘉慶十有七年壯月旣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謹
序

序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譬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
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湯液鍼灸任施無處不當否
則鹵莽不經草菅民命矣獨是聰明者予智自雄
涉獵者鑿為智皆非也必也博覽載籍上下古
今日如電心如髮智足以周乎萬物而後可以道
濟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極生而神靈猶師資於仇
賁季岐伯而內經作周秦而降代有智人東漢長

沙而外能區窺軒岐之壺奧者指不多屈外是纒
一家言爭著爲書曾未見長沙之項背者比比所
以醫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傷寒人
皆宗之自晉王叔和編次傷寒論則割裂附會矣
王好古輩著傷寒續編傷寒類證等書俗眼易明
人多便之金元以後所謂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
夫晚近庸質不知仲景甯識傷寒不知傷寒甯識
溫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溫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轍
何勝浩歎然則其法當何如曰天地陰陽日月水

火罔非對待之理人自習焉不察內經平列六氣
人自不解耳傷寒爲法法在救陽溫熱爲法法在
救陰明明兩大法門豈可張冠李戴耶假令長沙
復起必不以傷寒法治溫也

僕

不敏年少力學蒐

求經史之餘偶及方書心竊爲之怦怦自謂爲人
子者當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
堂弗豫卽以時溫見背悲憤餘生無以自贖誓必
欲精於此道廬墓之中環列近代醫書朝研而夕
究茫茫無所發明求諸師友流覽名家冀有以啟

迪之則所知惟糟粕上溯而及於漢唐游至靈樞
素問諸經捧讀之餘往往聲與淚俱久之別有會
心十年而後汨汨焉若心花之漫開覺古之人原
非愚我我自愚耳離經泥古厥罪惟均讀書所貴
得間後可友人吳子鞠通通儒也以穎悟之才而
好古敏求其學醫之志略同于僕近師承于葉氏
而遠追蹤乎仲景其臨證也雖遇危疾不避嫌怨
其處方也一遵內經效法仲祖其用藥也隨其證
而輕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

嘉慶甲子出所著治溫法示余余向之急欲訂正者今乃發覆析疑力矯前非如撥雲見日甯不快哉閱十稔而後告成名曰溫病條辨末附三卷其一爲條辨之翼餘二卷約幼科產後之大綱皆前人之不明六氣而致誤者莫不獨出心裁發前人所未發嗚呼昌黎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聖弗傳此編旣出將欲懸諸國門以博彈射積習之難革者雖未必一時盡革但能拾其緒餘卽可爲蒼生之福數百年後當必有深識其用

心者夫然後知此編之羽翼長沙而爲長沙之功
臣實亦有熊氏之功臣也是爲序

嘉慶癸酉仲秋穀旦蘇完愚弟徵保拜書